



京 剧

关 汉 卿

孙 宝 义 改 编
张 哨 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記

在举世紀念世界文化名人、我国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先生的时候，欣逢田汉同志“关”剧話剧本刊出，作为一个戏曲演員，心情是无法平靜的，又得到吉林市京剧团党支部和行政领导的鼓励和支持，我們大胆把这宏篇巨著改編成京剧本演出了。

剧本虽經公演，又得到全体演員的帮助，作了修改，但仍觉沒有能够用京剧形式完全的表达原著精神，希望讀者多提意見，帮助我們作进一步的修改。

改編者

1958·9·青島

人 物 表

关汉卿
 朱廉秀
 楊显之
 王和卿
 梁进之
 王实甫
 賽廉秀
 燕山秀
 香桂
 关忠
 刘大谷
 刘大娘
 二姐
 獄官
 王箸

阿合馬
 郝楨
 和里霍森
 白和甫
 歪帽子
 何总管
 阿合馬之母
 貴妇
 春鵬
 鴉母
 王能
 李武
 小吏
 差官

第一場

[四差役引監斬官上。]

監斬官 (唸) 殺人當償命，律典不循情。
欽奉敕令監斬女犯朱小蘭一案，人役們打道法場。(同下)

[啟二幕。大都城邊劉家小酒店。]

劉大娘 (唱上) 耳听得乱嘈杂人声一片，
莫不是要出斬那被屈含冤的朱小蘭。
毗鄰着柴市口司空見慣，
經常有屈死鬼被藏官草菅。

[二妮跑出。]

二 妮 媽呀！您这么磨磨叨叨的要上哪儿去呀？

劉大娘 (唱) 备水酒和香帛为娘去祭奠，

二 妮 殺人怪可怕的，別去啦！

劉大娘 (唱) 女孩家你不必在此多言。

二 妮 媽呀，您去我也跟着，昨天歪帽子来搗乱，可把我吓坏啦。

劉大娘 (唱) 守門戶且莫再拋頭露面。

[劉大娘出門望，二妮入內取出小筐交劉大娘。]

劉大娘 昨天买来的紙帛，怎么不与我帶上呢？(看二妮无可奈何的，進內。二妮作鬼臉，隨下)

[關漢卿內白，“走哇！”上，拭汗，回首遙望。]

關漢卿 (唱) 火傘高張呼吸艱，

蒙族家奴把路斷，

又是何人要被刑残？

〔内差役吆喝：“閃开！閃开！”

〔排子。监斬官率四差役过場。

〔四劊子手押女犯过場。一老婆子踉跄哭喊地追上，差役喝罵，扯下。百姓随上，被閃下。

〔刘大娘提祭礼出門，見狀欲向前又止，忍不住伤心起来。

二 姐 媽呀！那个被杀头的女子不就是那年到我們家来过的朱小兰嗎？

刘大娘 是呵。你沒看見她婆婆陈二奶奶在后面追跑那个凄惨的样子嗎？

二 姐 媽呀！那么漂亮的小媳妇会是杀人犯？我才不信哪！

刘大娘 休要多口。

关汉卿 啊，刘大娘。哦，这不是二姐姑娘嗎？越发的俊俏了。

刘大娘 哎呀！原来是关汉卿关大爷。

二 姐 媽，您要不說，我都想不起来了。关伯伯搬走以后老沒来啦，您好哇！

关汉卿 我好。媽媽生意可好？

刘大娘 我家姥姥还在宛平乡下务农，两下忙碌，糊口而已。

二 姐 关伯伯来的正好，关伯伯認識人多，快想法子救救那个小媳妇吧！

刘大娘 女孩儿家总是多咀多舌的，你关伯伯是个医生，只会医治伤风咳嗽，这杀头的命案，他如何管得了哇！

关汉卿 (触动地)呵，刘大娘，这一女犯你可相認么？

二 姐 我們跟他婆婆还沾点远亲哪！

关汉卿 但不知她身犯何罪，惨遭极刑？

刘大娘 唉！她哪里有什么罪过，平白无故落得这般結果。……

(拭泪)

关汉卿 为了何事，可能說与我一听嗎？

刘大娘 我們是老街坊了，有什么不能講的，只是……(张望)

二 姐 您就跟关伯伯說了罢，关伯伯一向是可怜人的，說不定会有什么法子給她鳴冤昭雪。关伯伯，您坐着，我給您沏茶去。(跑下)

刘大娘 关大爷請坐吧！

关汉卿 大娘請坐。这一女犯她叫什么名字呢？

刘大娘 她叫朱小兰。

(唱)她一家居襄陽务农根本，
連年間遭战乱民不聊生，
几亩田被官府养馬占用，
她的父盛怒下逃出了門庭。

关汉卿 她父一走，家中如何度日呵？

刘大娘 (接唱)无奈何往大都把舅父投奔，
母女二人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来到京城。
投亲未遇母得重病，
求医服藥欠陈家十两債銀。
遭不幸她的母嗚呼喪命，
小兰她頂欠債許了婚姻。

关汉卿 后来怎会落得杀头哇？

刘大娘 (接唱)李驢儿是內亲心怀不正，
見小兰美容顏頓起毒心。
害死了她丈夫水中喪命，
強迫那兰姑娘与他成亲。
朱小兰行孝道貞节烈性，
李驢儿羊肚湯放砒霜要毒死陈婆再逼婚姻。

不料想李六願貪饒送命，
公堂上臧官圖賄亂判刑，那小兰冤比海深。

关汉卿 臧官是那一个呀？

刘大娘 就是那大兴知府忽辛哪！

(唱)狗臧官用严刑把口供逼問，

兰姑娘訴实情他一言不听。

带来了陈婆婆正要拷問，(行絃)

关汉卿 怎么又牵扯到她婆婆了哇？

刘大娘 只为小兰执意不招，狗官无奈只得咬定是她婆婆下毒，
也好定案。正要用刑之間，好一个忠厚善良的孩子，見
她婆婆年迈多病，焉能挨受五刑之苦，气急之下就屈
招了。

关汉卿 这万万使不得，招認了就要抵命哪！

刘大娘 (唱)行孝道全节义她那顧自身！

关汉卿 果然是个烈性的女子。只是这人命案件，总要三审六
問，难道会审問官，就全无有一个能主持些公道嗎？

刘大娘 (唱)在今天杀汉人何用多問，

朱小兰过一堂就判了斬刑。

[二姐捧茶上，正欲向前，关驚地站起。

关汉卿 我好恨也！

(唱)听罢了一席話心中难忍，

堪惊天可动地駭人听聞。

鬼魅們乱胡为令人憤恨，

怎能够为冤魂呼吁不平。(行絃)

二姐 关伯伯您想出救小兰的主意了嗎？

关汉卿 ……

[远处斬炮响。

刘大娘 (惊坐)人都完了,还想什么主意呀?小兰!小兰哪!(哭)

关汉卿 刘媽媽我……我要回去了。

(唱)在人間何時能把公理來論,

大炮响人头落心似火焚。

辭別了刘大娘步履欠穩。(扫头下)

刘大娘 关大爷慢走。

[歪帽子領四家丁抬轎上,入酒店。刘大娘、二姐見狀大驚。

歪帽子 刘大娘,昨天跟你提的事怎么样了?

刘大娘 不是昨天就和您說过了嗎?我們二姐已經有了人家了,男家是宛平老周家,虽是个务农的,可是周福祥在大司徒和里霍森府中当差,过了大秋就要完成花烛的了。

歪帽子 不用說了,这我都知道,也跟公子回过了,公子說:
“这不要紧。慢說在司徒府当差,就是司徒大人的公子也得讓出来。”給价錢叫那姓周的再娶一房得了。

刘大娘 孩子有了人家,这如何使得!

歪帽子 伯罗·阿合馬大人的第二十五公子看上了你的女儿,这都是作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別人想攀还攀不上呢!別廢話,答应不答应吧?

刘大娘 我們二姐无有这末大的造化!

歪帽子 給臉不要臉!带走!

[家丁搶二姐上轎,二姐哭喊掙扎。

刘大娘 (急)这不能呵!他爹爹还在宛平,等我家姥姥回来再說吧!我求你放了我的孩子吧!我与你跪下了。……

歪帽子 他爹爹回来叫他来找我!

刘大娘 那如何使得!

歪帽子 不行也得行。

刘大娘 青天白日搶人家女儿，难道你們就不怕王法嗎？
歪帽子 別死心眼啦，刘大娘。咱們阿合馬老大人一家子二十年来就这么个德行。王法？講王法到大兴府去告吧，你去打听打听，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知府大人就是我們大少爷。
刘大娘 还是放下我的孩子吧！
〔拉扯，歪帽子将刘大娘甩开，揚长而去。
刘大娘 天哪！

第 二 場

关汉卿 (唱上)堪叹世道多昏暗，

无故性命被草菅。

咳！听刘媽媽所講，如此烈性的女子，屈遭刑戮。关汉卿啊，关汉卿！你平素自負不凡，今日之事，你就束手无策了！（稍思）行院的朱廉秀演我杂剧独擅一时，为人豪俠尚义，我不免将小兰之事講与她听，写成杂剧，将这些濫官污吏的咀脸，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唾罵，方消心头积憤也！

（接唱）豺狼当道任凶残，

执笔如刀来揭穿。

为訪廉秀到行院，（圓場进門，香桂迎上）

香 桂 关大爷来啦？

关汉卿 (唱)請出四姐我有話談。

香 桂 是。小姐！关大爷来了！

朱廉秀 (上唱南梆子)感身世墮风尘情怀难遣，

終日里忙碌碌博笑承欢。
唯有借紅氍毹把心田舒展，
这世道我儕輩有誰可怜？
尚喜得关大夫常来作伴，（进門）

关汉卿 咳！

朱廉秀 （唱）見汉卿鎖眉峯怒气冲天。

汉卿！为了何事这样动气呀？

关汉卿 （唱）适才問行至在刘家酒館，

柴市口斬女犯号令市廛。

朱小兰救婆母惨遭凶斬，

恨濫官和污吏心中憤懣。

朱廉秀 原来为了这件案子。刚才我也听别人講过，如今的世道是豺狼当权，人心不古。（叹息）

〔香桂捧茶放桌上。〕

关汉卿 是呀！如今作官的还說是什么“民之父母”，就这样残暴、无耻、草菅人命！（击桌）

朱廉秀 （急扶茶杯）哎呀呀！怎么与桌子、杯子过不去呀？我的关大爷！

关汉卿 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說你就不气？

朱廉秀 我怎能不气？我是气够了，都麻木了；惟有你鬢发已見斑白，还是与年輕人一样，遇上不平之事，就气得这个样儿，人家对你爱重正是为此，你晓得么？（輕击关肩）

关汉卿 也許是我太稚气了，想的与你們不同。（站起走开）

朱廉秀 哎呀看你气得这个样儿，生气又有何用呀？

关汉卿 四姐呀！（唱流水）

我也曾比李白讀破万卷，

写过了包待制堪比青天。

世道中有何人填滿冤海，
有何人为百姓呼冤代言。
豺狼輩施淫威我冷眼旁看，
愧煞我关汉卿自命不凡。

四姐：刘媽媽說得好：“关汉卿这位大夫，只会治人伤风咳嗽”。这句话說得半点不差，我就是只会开薄荷甘草的庸医；想那李逵一字不識，能鬧江州、劫法場，可是我只能忍气吞声袖手旁觀！

朱廉秀 汉卿，你太也自卑了，你是偶然間路見不平，有何办法呢？

关汉卿 古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是无刀可拔，只有一枝破笔。

朱廉秀 (触动) 汉卿！笔不就是你的刀么？杂剧不就是你的刀么？

(唱)一枝笔尤如刀貶惡揚善，
罵葛彪斬齋郎称快人間。
何不把这案件用戏文編撰，
勾出来恶臉面与小兰伸冤。

关汉卿 (唱) 朱四姐一席話同我所見，(行絃)

朱廉秀 那么您就写吧！

关汉卿 只是人間不平，岂只一件两件，牛鬼蛇神遍地橫行，連蒼天后土也是沒有眼睛的呀！

朱廉秀 那你就拣那最凶殘的写吧！天地不公罵天地，鬼神无灵就罵鬼神！

关汉卿 好！

(唱) 几句话称得是知音所談！

是我一路行来已有打算，要把这些人間鬼魅的丑惡咀

臉勾画出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示众，一則替小兰呼冤，二則叫大家知道，在百姓心中还是有是非公道的。

朱廉秀 这一来关大爷就是真的不凡了吧！

关汉卿 取笑了！

朱廉秀 关于忽辛之事，我也知道一些。他錯断了案件，許大人前来查案，他就托病不見，仗着他父的势力，許大人也是无可奈何。

关汉卿 好！多替我蒐集他們的罪状，决不讓他們逃脫我們的照妖鏡。詞句我已想好一些，女主角的名字也想好了，只是一件。

朱廉秀 甚么？

关汉卿 只怕戏写出来，无人敢演！

朱廉秀 无人敢演？（思索）汉卿，你写吧，只要你愿意叫我們演，就由我們来演。

关汉卿 我怎会不愿讓你們演呢？

朱廉秀 你不是說过，良家子弟扮演杂剧是你們“行家生活”，我們倡优扮演不过是“供笑献勤，奴隶之役”，只能叫作“戾家把戏”么？

关汉卿 不要听旁人胡說，我怎会講那样的話？今天的良家也好，倡优也好，都是奴隶！

朱廉秀 既然这样，你敢罵，我就敢演！

关汉卿 （感动地）四姐呀……

朱廉秀 只是这个女犯，你安排她叫甚么名字呢？

关汉卿 叫寶娥！

朱廉秀 寶娥！好。你曾經打算写孝女曹娥，于今改写孝妇寶娥，可是呀？

关汉卿 正是此意。天时不早，我要告辞了。
朱廉秀 本当留你用飯，既要回去写戏，就不留你了。
关汉卿 戏得明天动手，还有许多病人等我医治呢！
朱廉秀 依我看来，为了专心写作，倒不如辞了太医反到乾淨。
关汉卿 辞掉太医要賦捐稅，应差使，不如这样，反能挤点功夫作作自己的事。再說：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专门写戏，就比你們还低上一等；若作太医，就比你們高上好几等了。哈……
朱廉秀 哦！那就祝关大夫妙手回春財源茂盛吧！
关汉卿 哈哈！
(唱)我今敢写寶娥冤，
謝你鼎力来成全。
朱廉秀 (唱)怨惡揚善吐积憤，
笔神助你扫奸讖！(分下)

第 三 場

[牌子。二丫环扶阿母上，貴妇随上。阿母就坐，众丫环川流不息地捧茶、敬烟、打扇、献手巾。

[內白：关大夫到。

貴 妇 阿娘！关大夫来了。

阿 母 請他进来。

貴 妇 請关大夫进来。

春 鵬 有請关大夫！

[牌子。阿府管家引关汉卿上。

关汉卿 老夫人今日病体如何？

阿 母 高明的大夫，我已經好得多了。患这病症三五年来，不知經過多少大夫，現在才得見好，真不容易！

〔診視。〕

貴 妇 您真是太高明了。这几天太夫人不止心痛病将近痊愈，胃口也跟好人一样了。自从迁到西山別邸养病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到外边走了一下，太夫人真是高兴极了。

〔診視毕。〕

阿 母 是啊！真是叫人高兴。这几年病体纏綿，那里也不能去；这可要好好地謝謝大夫！

貴 妇 您放心吧，已經吩咐管事的准备过了。

阿 母 大夫今年多大年紀了？

关汉卿 拙长四十八岁。

阿 母 太夫人可安泰么？有几位令郎？

关汉卿 家母粗健，不幸荆妻早亡。

阿 母 这如何使得。你是上了年紀的，要人伺候啊！

关汉卿 无妨无妨。

〔二妞——秋燕端点心上，与关汉卿相見各吃一惊。〕

二 妞 啊！关……

春 鵲 关什么？

二 妞 (轉向春鵲)关上窗子吧，春鵲姐！

貴 妇 (向阿母)这时候有点凉了，您换件衣裳吧！

〔春鵲与貴妇扶母入套間。〕

关汉卿 (低声)你不是刘家二姑娘嗎？怎么来到此地呀？

二 妞 关伯伯，那天您刚走，阿合馬二十五公子就差了他的狗腿子歪帽子，把我搶到他家，逼我成亲。

关汉卿 你……

二 姐 多亏被他少奶奶知道了，把我送到西山来伺候老太太。刚才那个妇人就是二十五少奶奶。关伯伯您快想法子把我救出去吧！

关汉卿 这……

二 姐 (急)什么这个那个的，难道您还象看着朱小兰被杀头一样看着我活受罪吗？关伯伯救我出去吧！

[关愤然思策。内脚步声，二人急分开。贵妇扶阿母上。]

阿 母 大夫来过几次了，可知这里是何人的府邸么？

关汉卿 恕我不知，太医院的规矩是不准动问的。

阿 母 好一个规矩的大夫。你医好我的病症也是你的造化。来，看礼物过来。

[春鹃捧礼物上。]

关汉卿 慢来！老夫人病体早愈，也是医生的体面，如此厚礼，万不能收。

阿 母 莫非嫌轻？

关汉卿 (胸有成竹地)老太太说那里话来。晚生欲求老夫人一事，不知可能应允？

阿 母 你且讲来！

关汉卿 白璧黄金俱不羨，只求谢家堂上燕。(眼望着二姐)

阿 母 哈哈，大夫眼力不差，看中我们秋燕了。(望贵妇)只怕使不得吧？

贵 妇 阿娘！使得，使得。

阿 母 哈……另送黄金百两作为粧奁，一同下山去吧！

关汉卿 深谢了！

(唱)谢夫人恕狂妄佳人来赏，

阿 母 不送了。(与贵妇、春鹃同下)

关汉卿 (唱)带秋燕下山去脱笼翱翔。

二 妞 (唱)我的母一定是倚門盼望，
关汉卿 (唱)我送你回家轉見你老娘。(同下)

第 四 場

[刘大娘內白：“二妞儿！你想煞为娘了！”刘大爷扶刘大娘上。

刘大娘 (唱)思姣儿一陣陣悲痛难忍，
恨賊子逞凶残搶去了娇生。
思前朝更难忍这异族的凌辱，
怕今生母女們难以相逢！

刘大爷 不要哭了，将息着吧。女婿周福祥已然前去打听消息，他在司徒大人府下当差，說不定会有办法将女儿救了回来！

刘大娘 但愿如此！
[关汉卿与二妞同上。

关汉卿 (唱)二妞快把門拍动，

二 妞 (唱)媽媽媽媽快开門。

刘大爷 外面叫門象是二妞回来了！

刘大娘 (唱)朦朧之間将宁靜，

二 妞 媽！快开門哪！

刘大娘 二妞！
(唱)快快开門看分明。

[刘大爷开門，关汉卿与二妞进入，二妞扑向母怀。

二 妞 媽！

刘大娘 关大爷救了二妞，也是救了老身，二妞若不回来，只怕老身这条性命也要断送了！

刘大爷 这位……

刘大娘 这位是太医院的关汉卿关大爷，快快上前谢过！

刘大爷 多谢关大爷成全我们一家骨肉团圆！（跪下）

关汉卿 （急扶起）快快请起。

刘大娘 这就是我常提的在宛平乡下种田的老伴，乡下人不会讲话，大爷莫怪。

关汉卿 岂敢，岂敢，我告辞了！

刘大娘 这万万使不得。我店中现成的水酒，关大爷在此吃上几杯再走吧！

关汉卿 妈妈有病，改日再陪妈妈饮酒。

刘大娘 有了女儿，我的病也就好了哇！

关汉卿 妈妈，我回去还有事哪！

刘大娘 老身一点诚意，关大爷真的不肯赏脸么？

二 妞 关伯伯您就喝几杯再走吧！

关汉卿 （情不可却）好，如此叨扰了！

刘大娘 这便才是。哈……（同下）

第五场

〔关汉卿书斋，壁上悬有琴剑。

〔汉卿正在写“窦娥冤”。面对残烛，时而哦吟构思，时而奋笔疾书。更鼓三下，关推窗望月，伸懒腰，复回案读稿。

关汉卿 （唱）挥秃笔如疾风把不平来叙，